

清代史料筆記叢刊

郎潛紀聞初筆 二筆 三筆

下



清代史料筆記叢刊

郎潛紀聞初筆 二筆 三筆 下

〔清〕陳康祺著
晉石點校

中華書局

郎潛紀聞一筆

相
傳
驗
記
卷

郎潛紀聞二筆序

陳君鈞堂，以名進士爲郎官，閉門不狎時流，箸書逾百卷。已而改知縣來蘇，首梓《郎潛紀聞》十四卷，於中外政治，當代典章，人事奇怪，條摺而件摭焉，蓋史部載紀類也。今年又梓《燕下鄉脞錄》十六卷。燕下鄉者，遼地名，君京邸近之，故名書。讀之，猶初志也。余喟然曰：此漆園所稱宋人者與？有不龜手之藥而洴澼絖，則何邪？今之學者，操不律效程朱語錄，空言滿紙，頃刻尺許厚，獵盛名，攀高位，或妄希兩廡豚，豈不甚便。然而問九經七緯，百家諸子，瞠目不能對一語，亦嘗恧乎否也！夫程朱大賢人也，人卽至不肖，有不趣嚮者誰與。然而效程朱者，果程朱矣乎？夫天下不皆大賢，毋寧多讀書，多識故事，猶勝於徇虛美、細實用者也。然而人多舍此而就彼，將毋畫仙鬼易、畫人物難乎。余辱與士大夫遊，竊疑博通者之少，卽有矣，輒姍笑叢焉。傳曰：越人美羸蚌而簡太牢，鄙夫樂咋咋而怪韶濩，然邪非邪？夫君書不必賢於人人，然而指稱稿，徵引富，如泰山之雲，漣漪蔚蒼，日出而不已也。如鬱人貢百草之華，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篋，鬻之焦中而芬芳條達也。視枵腹而操不律，奚止鈞銖之差耳哉？夫脞之爲言，細碎也，箸書如君，而奚細碎之有邪？夫君多讀書、多識故事而以箸書，而曾不獲獵盛名、攀高位，而又何說邪？光緒七年歲在辛巳冬十一月，歸安楊峴譏。

歸田錄卷第二

三二八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歸田錄卷第二

論語

卷之二

論語

卷之三

郎潛紀聞二筆卷一

1 本朝肇基王業

我朝以明神宗四十四年丙辰，太祖皇帝始俯順諸貝勒大臣恭上尊號，建元天命。太宗嗣位，建元天聰。天聰九年，以收服察哈爾全部，獲歷代傳國玉璽。明年四月，始建國號曰大清，改元崇德。國人初尊太祖爲聰睿貝勒，至天命九年，恭上尊號曰覆育列國英明皇帝。太宗崇德元年，羣臣恭上尊號曰寬溫仁聖皇帝。昔成周幽岐叔業，太王、王季，猶待追崇，不若聖朝天造經綸，戡亂攻昧，當洪基創建之初，已赫然有撫中國、子萬民氣象也。

2 太宗伐明

天聰三年，太宗以明國屢背盟誓，親統大兵征之。入洪山口，克遵化城，遂由薊州進規燕京，駐營城北土城關之東，復移駐南海子，距關廂僅二里。諸貝勒請攻城，太宗諭曰：「朕仰承天眷，攻城必克，所慮者儻失我一二良將，即得百城亦不足喜。」遂止弗攻。聖人智勇天錫，猶審幾遵養如此，唐之太宗、宋之藝祖，瞠乎後矣。

3 本朝開國方略（九則）

天命十一年，設八旗大臣。天聰二年，定文館職司；五年設六部；六年定城守官；三年考察之例；八年定八旗職官名；十年更定內三院。崇德元年，定內院官制；設都察院；二年設八旗議政大臣；三年設理藩院；定部院制；八年設禮部、蒙古理事官。此我朝澄敘官儀之始。

太祖乙卯年定八旗軍制。太宗天聰三年三月，定軍令於外藩；八月，定行軍賞罰例；五年，定出征軍制。崇德八年，定軍律。此我朝整敕戎行之始。

天命五年六月，設納言之木於門外。天聰五年，令貝勒大臣盡言直諫。此我朝下詔求言之始。

天命二年，令詳慎訟獄。天聰九年，禁徇私枉斷。崇德五年肆赦。此我朝明刑弼教之始。

太祖乙卯年，令羣臣舉賢才；五年令貝勒大臣子弟就學；三年授舉人、生員官階，優免丁役。此我朝興賢勸學之始。

天聰六年，行新定朝儀。崇德元年，行太廟薦新禮；三年諭禮部申明禁令；八年定內外相見禮。此我朝班朝肅廟之始。

太祖甲寅年，令國人屯田曠土。太宗天聰九年，禁濫役妨農。崇德元年，禁屯積米穀，令及

時耕種；二年令各屯堡及時勸農。此我朝重農貴粟之始。

天聰元年，發帑賑饑；二年，發帑資民嫁娶。崇德二年，諭貸粟資民，六年，以歲歉諭行備荒事例。此我朝孚惠民生之始。

天命八年，勸羣臣勤職；十一年，勸諸貝勒毋習逸樂。崇德二年，諭諸大臣勤修國政；七年，諭諸王貝勒勤修政事。此我朝誠諭臣工之始。

已上九則，均見《開國方略》。我祖宗一隅肇造，業業兢兢，當周縣商軒之始基，已姚典姒謨之畢備。攷其時，正明國未造，君閭臣煥，百度寢弛，無復綱紀興亡之故。蓋不待王師入關，真人定鼎，而早可瞭然。後有萬年，殷鑒不遠，聖子聖孫，作求世德。念之哉！戒之哉！

4 何文端進德之勇

何文端公按：《諡法考》無何文端者，雍正初吏「禮」尚何世璕諡端簡。何實出身翰林，而不得文字，故文端誤記與。居京師時，一同年詣之，日晏未起，久之方出。客問曰：「尊夫人亦未起耶？」答曰：「然。」客曰：「日高如此，內外家長皆未起，一家奴僕，其爲奸盜詐偽，何所不至耶？」公瞿然，自此至老不晏起。見桐城張文端《篤素堂集》。讀此，可見何公進德之勇，並可見前輩處朋友間，規過責善，如是其嚴也。

5 鄂文端有古大臣風

西林鄂文端公爾泰總督雲貴時，雲撫江陰楊文定公方獲譴，新巡撫朱綱多方羅織，至欲用刑訊，兵民汹汹，爲文定頒冤，謀羣起擊綱。公好言撫慰之，復厲聲責綱曰：「過湯陰岳忠武廟，見鐵人乎？」獄得解。高宗卽位，首召文定。文定旋奏公處置苗疆非善策，公不以爲忤。文定沒，公經紀其喪，哭之哀。嗚呼！可謂大臣矣。

6 鄂文端力保孫文定

世宗時，合河孫文定公被誣有婪贓，據以入告者，親王也。上詢之鄂文端公，公曰：「孫嘉淦性或偏執，若操守，臣敢以百口保之。」上意解，卽命公弟訊問。事白，抵誣者罪。公弟名爾奇，時與文定同以少司空兼祭酒，亦賢者也。

7 雷翠亭持躬之正

閩中自李文貞、蔡文勤二公重振龜山、考亭之緒，薪盡火傳，理學大暢，繼之者，甯化副憲雷翠亭先生鑑也。先生隨計入都，寓文勤邸，朱高安方居比鄰。文勤語先生曰：「高安素知子，子

可一見。」先生以陸清獻不見魏蔚州爲比，後高安禮先焉，乃往見。又一日，孫文定過文勤，文勤語先生曰：「孫公實爲子來，當一往以答其意。」先生曰：「不敢也，將有保舉，恐近自媒。」文定終薦之，補國子監學正。

8 雷翠亭劾奏余棟奪情

乾隆初元，甯化雷公以庶吉士蒙特召，侍阿哥書房講讀，嚴正恪勤，於中貴不假辭色。嗣丁憂編修余棟，以皇太子薨，入京，被命留侍諸皇子。公奏皇子侍奉之人，必明大義、篤倫理，方於學術、性情有助；余棟父喪未葬，若隱忍行走，則講書至宰我問三年章，何以措口？於天下風化有關，於是編修得終制。按：公之學出自漳浦蔡文勤公，文勤則李文貞嫡傳也。公劾奏奪情，侃侃如此，於安溪一脈，不能不謂之青冰。《鮚埼亭集·楊文定公行述》稱余編修奪情時，文定力言其不可，上收還成命，文定亦安谿高第。

9 顧琮之風節

混同顧公琮，太師文端公名八代孫也。風骨挺勁，在滿洲大臣中，與蝶園徐公並稱，時人爲之語曰：「前徐後顧，剛亦不吐。」世宗初年，設會考府，公爲主事，杖某親王府吏，親王初不悅，而

後奇之。公嘗持議，欲行限田法，以均貧富，與用事大臣動色爭於上前，無所撓挫。有文覺禪師者出都，聲勢烜赫，騎從如雲，道出袁浦，充、豫二州方面大僚率屬郊迎恐後。公方與前總漕魏公廷珍相交替，皆若弗聞也者。公在京師守制時，小車敝帷，人以爲廝養。奉命治漕、治南北河，久享厚祿，老病罷歸，至不能僦一廛以居。壁立千仞，清絕一塵，惟公實允蹈之。

10 羅臺山逃儒入佛

康祺少有知識，瀏覽近今古文家，測其旨趣，頗惜長洲彭紹升、一林、瑞金羅有高臺山之學，陽儒陰釋，殊太決其籬樊。稍長，則聞前輩言臺山游奉化雪竇，爲遷者所獲，疑爲盜，賴吾邑邵侍郎洪得脫，吾以爲謝康樂之爲山賊也。頃讀惲子居氏《大雲山房集·臺山外傳》曰：「臺山少好技擊，兼治兵家言，嗣學於贛鄧元昌，修儒者之業，於書無所不窺，精思入微，遂喜佛法。自京師歸，忽登樓縱火自焚，救之得不死。遂狂走入山，服沙門服，不下髮，趺坐，與人言孝弟，而歌泣無時。下揚子，渡錢塘，過甬東，多託迹佛寺中。奉化快手怪其服，合儕輩篡臺山，臺山徒手禦之，不可近。因詣縣，趺坐縣庭，爲禪語。同年生主事邵君洪，時家居，識臺山，乃釋之。遂游普陀，寓西湖，已復走京師，乃歸而卒。」又論曰：「臺山於倫甚修，所以處之甚厚，不得已，乃至於如此，其諸無愧爲聖賢之徒者歟。」按：惲氏此文，似臺山之入墨，亦自有託而逃。譬如病榻呻

吟，聊自緩其痛苦。彼彭二林者，又何所爲而甘棄其飲酒食肉之身，昏瞽叫號，靡所脅驅而遽自淪溺耶？噫！

11 本朝沿襲奉聖夫人封號

惲子居《大雲山房雜記》載：康熙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特封世祖章皇帝之乳母樸氏爲奉聖夫人，頂帽服飾，照公夫人例。嗣後多有乳母之封，外廷至不知其姓氏，本朝推恩之厚，家法之肅，具見矣。按：惲氏以封及乳母爲恩厚，不降明旨爲法肅，其言善矣。康祺續謂本朝定鼎之初，官府典章，多沿明代，以奉聖夫人封天子乳母，恐亦是勝國舊稱。康、雍而後，綱紀聿新，保姆微勞，膺受渥賚，禮亦宜之，奉聖崇封，必已裁革，宜二百餘年罕見紀述也。

12 禮烈親王（二則）

和碩禮烈親王，太祖高皇帝次子也，從征屢建大功，封大貝勒。太祖崩，王首倡議於朝，戴太宗爲主。世祖嗣位，王次子碩託、孫阿達禮，謀立睿親王，王發其謀，兩人皆伏誅。昔泰伯讓國，尚少披荆斬棘之奇勳；周公滅親，究非離裏屬毛之繼體。天祚聖清，篤生懿弼，忠貞神武，翼戴三朝，史冊所書，少雙寡二者也。

天聰五年，大清兵圍大凌河城，生禽明監軍道張春等。春見太宗不跪，太宗引弓怖之。禮烈親王諫曰：「彼不懼死，射之何爲？」乃舍之，春終不失節，以壽終。我文皇帝大度如天，從諫如流，固宜海內英豪，聞風景附，屋彼明社，有如拉朽摧枯也。

13 怡賢親王

太祖高皇帝太子世子裕親王大成。性大爽健。太始年。王首謀勦討洪承疇。

和碩怡賢親王，聖祖皇帝第十三子。雍正三年，疏請減東南浮賦，奉旨俞允。其年冬，總理水利營田事，濬畿甸河渠，闢荒地數千里，募民耕種，期年而有收。王屢承詔決大獄，多所寬釋。因奏言：「聽訟之道，求之辭色，以察情偽，設誠以待之，據理以折之，未有不得其實者。若概用刑求，三木之下，何求不得，此冤抑之所以難伸也。」世宗以其言頒示直省，有司刻木榜於堂。四年，御書「忠誠敬直，勤慎廉明」八字以賜。復條析王善行，宣布中外。比薨，詔奉天、直隸、江南、浙江各爲王立祠，爲天潢懿戚振古未有之榮。蓋世宗之於王，恩誼隆稠，不啻布衣昆季，而王之謙畏寅恭，善承眷暎，亦殊足以上契聖心。吁！難已！盛已！按：賢王政迹，畧見前編，頃讀宗室王公傳，尤得其詳，補輯於此。

14 鄭獻親王

太祖高皇帝太子世子裕親王大成。性大爽健。太始年。王首謀勦討洪承疇。

和碩鄭獻親王，爲太祖皇帝弟之子。世祖嗣位，與睿親王同輔政，功亦相埒。扈駕入關，封信義輔政叔王。十二年，上疏推述太祖、太宗遺烈，以爲平治天下在信詔令、順人心；前方降詔恤滿洲官兵疾苦，已復令修乾清宮，詔令不信，何以服人。又請設起居注官，垂信萬世。世祖善之。夏，薨於位，遺言勸上以統一四海爲念。上哀慟，詔圖像宮中。

15 鎔化內府金鐘

咸豐三年四月，命大臣監視鎔化內府金鐘，凡黃鐘二、太簇一，皆乾隆五十五年所鑄鍛鐘也。蓋是時軍餉方亟，庫藏空虛，聖心焦勞甚矣。

16 翁文端兩爲祭酒

翁文端公以大理寺少卿丁艱，服闋還京，補國子監祭酒。祭酒秩從四品，理少秩正四品，例不得補。時宣宗亟欲擢用，故有是命也。於是文端兩爲祭酒，儒者榮之。

17 文淵閣典守官

乾隆閒四庫書成，庋藏文淵閣，始置官典守，雖兼銜貼職，實爲翰詹諸臣清要之任。朱文正

公首直閣事，皇十一子成親王刻石印贈之。嗣阮文達公繼充是選，文正遂以印付之文達。

18 布衣胡文忠之死

安徽布衣胡文忠，當賊破定遠時，家毀於難，鬻其女，隻身赴京師，謂林遠村侍御之望曰：「督師者久無功，又驕縱好聲色。皖名城多陷，苗沛霖跋扈，反形日露，督師者若不知，民無生望。使前督師者終不去皖，何至是。前督師者，袁甲三也。若有言責，當入告。」侍御唯唯。胡不及待，遂自縊死。死猶懷書責林，語益激，林乃並書疏聞。未幾，督師者以母喪，詔許來京，而復以前督師者往。見許宗衡《玉井山館筆記》。

19 簡儀親王有志聖賢之學（二則）

本朝宗藩懿戚中，學術之正，政治之醇，莫如簡儀親王德沛。王爲太祖皇帝弟濟爾哈齊四世孫，早歲應襲父爵爲鎮國將軍，讓與從子，入西山讀書。世宗以果親王薦，召見，問所欲。曰：「願側身孔廟，分特豚之饗。」世宗大器之，授兵部侍郎。王益折節嚮學，立志希聖，一言一動，必由仁義。乾隆初，嘗以吏部侍郎兼祭酒，每人學，摩挲俎豆，不忍決舍。嘗集太學諸生，講《大學》首章，圓橋門聽者千餘人，靡不悅服。獨助教王之銳以爲未盡，復陳說己意，王欣然下階，三

揖而謝。初甘肅地瘠，歲常歉，有司視爲固然，無報災成例。王始外任，卽撫甘肅，兩月不雨，立馳奏振之。高宗卽位，遷湖廣總督，調閩浙，再調江南，所至黜陟至公，尤重民事。乾隆七年，淮揚大水，王慮漕粟往，民不及炊，乃實麥餅千艘，蔽運河兩岸，饑民喰聲若流，菜色立變，命府縣官放手開倉以振，甯濫毋隘。是役，奏動地丁、關稅、鹽課銀一千萬兩。奏銷時，屬吏皆以爲危。高宗弗問，蓋信之有素矣。

簡儀親王督閩浙時，巡歷諸郡，所至必先謁先師廟，卽升明倫堂講《易》。屬吏列侍於後，諸生環立於前，函丈之間，雍雍肅肅。其駐節杭州時，於敷文書院繪河洛、方圓、義文諸圖，揭於屏間，王手執松枝，佇立指點，講解移晷。纓笏塞巷，巾卷充庭，莫不傾聽忘倦。僉謂天潢節鉞中古今一人。王在閩，有《鼈峰書院講學錄》行於世。所著復有《易圖解》、《實踐錄》二書。康祺敬按：本朝滿洲儒臣，理學經濟，代產巨人，尚未有膺孔庭從祀之榮者，如王及文定公徐元夢、文端公倭仁、文忠公文祥，亦無愧兩廡人物，惜無人焉爲之抗章乞請也。康祺以京官謁選時，自意依流平進，烏臺豸斧，尚非妄希國家闕典；如此類者甚多，謬冀有所論列，私居削牘，譏著成編，茲則不宜復出矣。

20 范文肅三大議

巨清開國元輔，在漢臣中必首推范文肅公文程，其遭遇如漢之留侯、明之誠意，而建樹宏遠